

掃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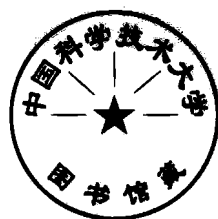
雷抒雁 / 著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9月6日下午5时。
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的学习讨论中，
我以一种近乎失态的焦灼，希望会议结束，
然后，迫不及待地“打的”回到母亲的住处。
快到家时，我又打电话过去，
想尽快地和母亲说话。
铃声空响，我希望她是到楼下散步去了。

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那一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走了，
没有了，就像水被蒸发了，
永远地永远地从你的身边消失了。
消失了，那叫你乳名时亲切柔软的声音；
那抚摸你面颊时，一双枯瘦的手；
那在你出门远行时，久久注视着你，
充满关爱和嘱咐的目光。
都消失了！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掃雲



雷抒雁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扫云/雷抒雁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8

ISBN 978-7-5473-0203-3

I. ①扫… II. ①雷…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8314 号

扫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 020 毫米 1/16

字 数: 307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203-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A 卷

生活如蓓.....	3
生命的承诺.....	5
阳光,是一种语言.....	12
与风擦肩而过.....	14
生命的本质是平等的.....	16
人生隧道.....	18
少年子弟江湖老.....	21
生死之间.....	25
伤逝.....	28
寻找“戒石铭”.....	32
野教.....	36
人生三像.....	40
创造生活.....	42
铁马.....	47
思念梁南.....	53

悠闲的人,你曾经忙碌过——哭金铮	57
最后的牵手	60
秘色“细节”	63
残思断想	66

B 卷

惊艳唐山	77
从历史深处走进石家庄	81
菊与城	86
穿过秦岭	89
彩色的荒漠	93
治沙人的秋天	97
山下	101
雪,误落都市	104
一袭青衣	107
秋天的抒情诗	110
普者黑,人性的山水	113
冰雪雕琢的梦幻	117
访梅不遇	120
假如我是一棵树	123
塞上看柳	127
自然的芳香	130
墓地上的艺术	135

东瀛秋事	138
新鲜的花朵	143
在西塞罗的家乡	148

C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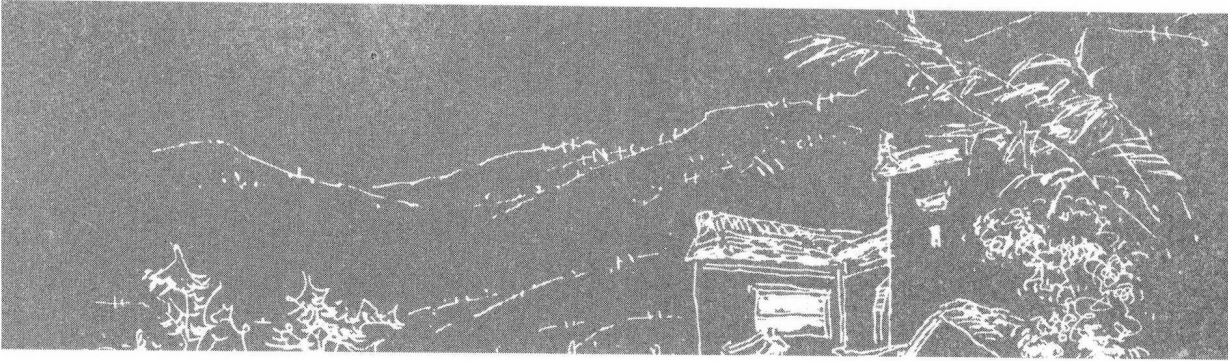
口味	155
口音	158
舌苔上的记忆	161
麦天	164
扫云	167
忙年	170
派饭	173
乡村：民族的记忆与想象	177
答问	181
屠龙之河	184
乡村版文学	188
乡间“聊斋”	191
非“老碗”不行	194
“滞人”	198
方言三考	201
分香散玉记	205
戇汉	210
一日，长过井绳	213
那一片消失了的苇塘	217

D 卷

历史的流沙	223
时间的品格	226
飘逸的诗魂	230
红豆鸳鸯雨	234
品味自然	238
手的意象	241
白了少年头	245
舌头	249
大街上的“毛古斯”	251
“公”字浅说	255
奢床	259
水淫	263
木妖	268
沧浪之水	274
饥饿是什么滋味	277
忒弥斯的天平	283
“杏花”案	287
乱翻书	291
智者的忧思	294
历史如戏	297
翻飞蝴蝶乱纷纷	301
别墅·别墅	305

A

卷





生活如蓟

有一种植物叫蓟，它以惊人的力量再生，让你感受到那种顽强和乐观一如人类的生活。

入冬，农人们的犁铧翻耕了土地，这是来年播种必备的程序。但是，对于野草，对于一切经过犁铧切割的植物，这无异于天降的灾难，它们被突然从根部切断，那些依靠种子繁殖的植物，只有期待来年秋后种子的播撒了。蓟却不。春天，在去年翻耕过的土地上，只有蓟，只有蓟类一族，旺盛地生长起来，很快地铺展、占领了那一片看上去有些单调的土地。

蓟鲜嫩、肥胖的叶子，是春天野蔬里最独特的一味，它鲜，却苦。扯开叶子，如同扯断根，会有白色的血流出。当犁铧突然切断蓟的根部时，蓟有旺盛的血流表示着那切肤的疼痛。可是，蓟会在每一个断面迅速地把血凝结成痂，你会想象到那时，蓟无声地呼嚎、呻吟和战栗。这应该是一切生命经历灾难时，都难以避免的。

蓟的迅速自我“疗治”，让人吃惊。别的断根的植物都死去

了，蓟的故事如同传奇，却在继续。蓟的每一个创伤的断面，都是一个新生叶芽的萌生面。它在一端生了根，另一端挺起来，以新鲜乐观的姿态，冒出地面，作为早春的象征，向太阳伸出双臂，展开绿色的旗帜。于是，先前，大地上只有一朵一朵的蓟，如今，却变成一簇一簇。

五月，活下来的蓟会伸长自己的茎，开出一颗一颗紫红色的花朵。一种自尊而顽强的植物啊，蓟的根简直就是植物里能再生的蚯蚓。它白色的血是苦味的，它绿色的叶是苦味的，它生长的历程充满了苦难，人们叫蓟“苦苦菜”。

人类的生活不正如这“蓟”么！

一年前，当地震突如其来降临在人们的头顶，人们的脆弱，不会比蓟对于犁铧的切断强大多少。房倒屋塌，一瞬间，生活如同陆沉，那么多鲜活的生命消失了，残损了；哭嚎、呻吟、战栗，人们的惊恐哀伤，远远超过了蓟的疼痛。

当人们从废墟里站起来，抖掉灰尘的时候，就宣布了生活重新发轫；瞬间的断裂，不是生活的死灭。掩埋逝者，医治伤者；垒石立木，重造屋舍；新的爱情，重新建立；新的生命，如期诞生。生活，如同能分泌出奇异胶质的植物，断裂处被悄悄地重新弥合。

这是巨大的创伤，当然不会像蓟那样迅速被遗忘，迅速会复苏。可是，人类的自我疗治，生命的顽强繁衍，却也不是蓟所能比拟的。否则，数以千年万年计的进化过程，就不会跨越冰、火、震、洪，延续至今。

仅仅一年，还只是一年。我看见人们在尚未清除的废墟边建起的华屋粉墙上画美的生活向往；在刚刚清扫过的广场上边舞边唱古老的羌族爱情歌谣；曾经被痛苦电击般呆滞了的脸庞上复苏了笑容；道路上，沉重的脚步已约略变得轻松。

生活在继续。像一个人猛然跌倒了，爬起来，会有短时间的喘息；而后，是慢步、快步，如果可能，还会跑步。

我很钦佩蓟，一种植物让我思考了人的生活。



生命的承诺

我想着那个孩子。

那个叫涂雨生的孩子。

那个四川绵阳的孩子。

想着八年前，我们在绵阳的一句话，一句写在纸板上，签了名，挂在一棵新植小树上的相互承诺：一定要活着！

想得好苦！

五月十二日十四时半，电话铃声急切地把正午休的我叫醒。一接，西安来的，说是地震了。朋友像是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人们乱了，楼里人纷纷向街上逃；街上人也乱了，像一群无头的蜂，东跑西跑。

之后，电话断了。

再打过去，电话全不通。我翻开电话本，寻找着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我在西安认识的一切人，电话打过去，全不通。

西安地震了吗？那里是我的家乡。

我这才想起电视，电视里报告震中不是西安，是四川，一个陌生的名字：汶川。那时说是七点八级。然后，讲到波及陕西、甘肃，甚至连台湾都有震感。

从电视里展示的地图上，我看到还有一个我熟悉的地方：绵阳。

于是，我想起涂雨生，想起我在绵阳结识的那个孩子。

于是，从那一天，五月十二日之后，一有机会，我就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地搜索着每一幅画面，尤其是来自绵阳的消息。

我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祈祷；我在心里不断重复着我们和一棵树的那句承诺：一定要活着！

电视里的画面，一幅比一幅惨烈。那些地方，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站立着的，都是断壁残垣：折断的钢筋从歪斜的墙壁里伸出来，如人的断肢伸出的骨茬；地上是门窗与水泥板、砖瓦之类东西的层层叠压。

人们无奈而痛苦地在那些重物下寻找着、救助着还在呼救、还在呻吟的生者。而常常拖出的竟是尸体，老人、妇女、壮汉，更多的是学生。

我似乎就在现场，心跳加快，呼吸紧张，止不住泪流满面。

我为这一场世纪大灾难降临在我们民族的头上，感到悲痛。这不公平！年初，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冰雪严寒的袭击，那些艰难困苦的影像还不曾在我脑海里抹去。怎么，打击会接二连三！虽然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可如此频繁的灾难，究竟是要考验我们什么？

大部队的开入，党中央的及时正确的决策与部署，让人们的心变得稳定下来。

这时，我仔细地瞧着每一张电视里孩子的脸，寻找涂雨生。

其实，我相信，真的是他出现在电视里，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会认不出来。

因为，八年前站在我面前的涂雨生，还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我又翻出我的照片。他站在我和新植的那棵小树之间，依偎着我，矜持地、微微地笑着。头上，是当时组织者发给的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身穿一套运动服，蓝白相间，估计是他们学校统一的校服。红领巾鲜艳而轻松地飘在胸前。我得承认，这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重重的眉毛，眼睛大大的。因为是和我，和一

个陌生的大人,或者他至少知道是一个作家之类的名人在一起,所以,便紧抿着嘴,不让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照片上的表情,很明朗却也很庄重,不像个三年级学生的模样。

那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天,生活在四川的老诗人孙静轩要搞个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大动作:邀请百名全国各地的诗人集聚成都,欢乐三日。

他做到了。就像武侠小说里常写的那样。各个门派的诗家都应约而至。倒没有什么集中话题,无非是话友情、叙阔别、吃火锅,之后,用北京话说“侃大山”,用四川话说“摆龙门阵”,并不多谈诗。

那次聚会,是一次情绪亢奋的聚会。因为,人们终于熬过和摆脱了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新世纪大约会是一个平安、富庶和幸福的世纪。诗篇里这样颂扬,歌曲里这样咏唱,文章里这样描述,人们这样祝福。很好!新世纪。

可是,那时我似乎并不乐观,写了一篇文章叫《新世纪的忧郁》,表达了我对即将到来的陌生世纪的担心。

我真有些拿不准,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该怎样祝福这个世界?也许,正是这个思路,让我和涂雨生后来一起写下了一句有些悲凉与坚定的话:一定要活着!

成都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在一片空地上植树,这一片叫做“诗人林”的地方,在绵阳,是诗人们一厢情愿地要献给新世纪的礼物。

我们栽树,涂雨生来了,怯怯地站在我身边,听从我的指挥。每个诗人身边都有一个小学生,涂雨生和我只是偶然地相互选择了对方。

大家似乎没有多少寒暄,立即投入劳动。水桶、铁锹相撞声,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使这一片空地成了一个露天音乐会。

树坑是事先挖好的。小树在挖好的深坑里,拖着重重的泥根,不很安分地东倒西歪。

我对涂雨生说:“你扶着小树,我来填土。”

他很听话，认真地用双手吃力地把小树扶正。

我一锹一锹铲起南方胶块一般的红泥土，填在坑洞里。大概是好久没有这样出力了，额上很快就湿湿地渗出汗来。

填满土，我对孩子说：得把树根上的泥土踩实，那根部如果漏气，树就活不了啦。

三年级的学生很懂事地点点头，随即，用那双穿着白色旅游鞋的脚，和我穿着粗大黑皮鞋的脚一同密密的踩实泥土。

树栽好了。我拍拍手上的土，望着小树。这是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南方树木，枝叶散开着像一种鸟的尾羽。新栽的小树，没有表情，只是木木的站立着；也许，从苗圃挖出时，它还沉睡着，我们这一番折腾，也没把它吵醒。很好，当它醒来时，就会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伸一下懒腰，活下来。

组织者发了一方小纸板给我们，要求植树人在这红色纸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这是要我们写下责任，如同一篇文章后署上作者的名字，与其说是为了扬名，毋宁说是为了责任。这棵树如果死了，就如同我们写了一篇十分糟糕的失败文章，那该是很丢脸的。

我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三年级的学生在后边签了“涂雨生”三个字。大概这是常写的字，写得工整、流畅。

一棵树，就这样把我们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的名字联在一起。

这棵树，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珍贵的、有生命的礼物。五十年后，我肯定不会再看见这棵树的茁壮与蓬勃，可这个叫涂雨生的孩子，那时，将会在这一片树阴下，带着他的孩子，回忆我们栽树的那个有趣的日子。

“写一句话吧，给小树！”孩子看着纸板下面还有宽宽的空余，便对我说。

写一句话？好主意！写什么呢？我问他。

涂雨生腼腆地摇摇头。

我用笔敲敲手想了想，好吧，就写上五个字：

一定要活着！

我念了一遍，孩子也小声读了一遍，他歪着脑袋，一双清澈的眼睛扑闪着，大约是想尽力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涂雨生，我的朋友，那天以后，你还去过那片树林吗？给那小树浇过水吗？除过草吗？大风大雨过后，它会不会倒伏？会不会折断？

八年了，你肯定长高了，长壮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帅哥了，我想，小树也一定会活下来，也一定高了，壮了。

一定要活着！

这当然首先是说给小树的。这一棵树代表了我们的一片信念。今天，站在这片荒野里，它是为一种使命而来的。它要和一个新世纪结伴而行。风呀，雨呀，雪呀，虫呀，病呀，都会无法意料地降临。活着，就是要学会坚强，学会适应，学会柔韧，用生命的顽强战胜一切不期而至的灾难，长粗长壮，开花结果。

我想，那时，你也许还不明白这些道理，现在，你至少应该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这些道理该是懂得的。

我给三年级学生讲完小树，然后又说：“这话也是说给你和我自己的：一定要活着！”

那时，我觉得其中的意思说给你，有些难懂，不用太多解释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理解的。

至于说给我，当时我觉得如我这样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初的人，扳扳手指算，经历了战争、饥饿和灾难，看到听到过许多生命悲惨夭折的事件，亲历过许多生命顽强活下来的动人故事。人的生命，其实和一棵树、一株草没有多大差别，说脆弱也脆弱，说顽强也十分顽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就是给了我们最伟大的礼物。它是使这个世界变得美丽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活着，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保留了生命这个创造和发展世界的最基本条件。对于乐观主义者，活着，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对于悲观主义者，活着，却往往是一道难解的哲学方程式。在这个哲学死结前面，我们常常会发现可悲的生命倒下。

雨生，我的朋友，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新世纪的开端，对于我，却并不妙。我与许多不幸的人一样，在 2003 年，被诊断为直肠癌。手术、化疗、放疗，一切艰难的治疗都经历了，那些日子，躺在药味浓重的病床上，我想得很多，想到生，想到死，也想到我们那次植树，想到那一句话：一定要活着！

这五个字，突然让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我们说给新世纪的承诺吗？那时，你站在我面前，小树也站在我面前，你们像在责问：你不是说过一定要活着吗？那可是你亲笔写下的承诺！你不能食言！一定要活着！

你和小树都在鼓舞着我！我以衰弱的身躯和死神搏斗，战胜病魔，战胜衰弱。生命，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伟大与光彩。

而今，该你了！雨生，该你了。

我相信那棵树，南方的阳光、雨水和肥沃的土壤会使它旺盛地活着。可是，地震，这一场天崩地裂的世纪灾难，正考验着你。

我每天都守着电视。

死亡，夺走了那么多生命，那些含苞待放、展翅初飞的生命！

灾难，又使那么多美丽的生命变得残损，那个一直想当芭蕾舞演员的女孩，失去了腿脚。

当然，还有那么多年轻的生命表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藐视。我为那位刚刚从废墟救出来想喝一口可乐的孩子鼓掌；我为那些同样压在楼板下，却唱着歌激励灾难中的同学的孩子而落泪。

绵阳，绵阳，也许还没有北川、汶川那样惨烈，那样毁灭性地遭到彻底破坏；可同样经历着震动、破坏以及迁徙的折磨。

雨生，我无法想象你的境遇，但是，无论遇到怎样的打击和挫折，你都得坚强，你要记住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誓言：一定要活着！

小树就站在你身旁，我就站在你身旁，我们要你承诺！

我曾经把我们的故事写过一篇文章，我把那一段话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